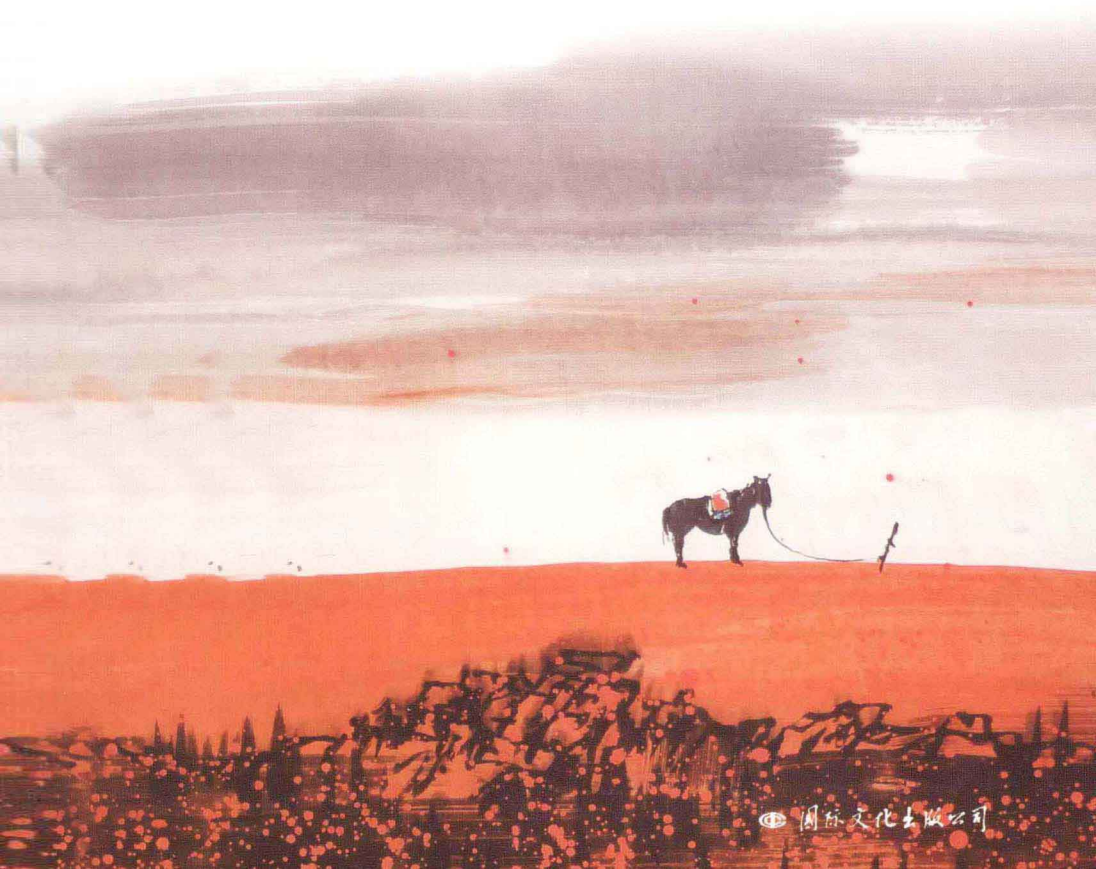


望乡的牧神

余光中
著

一个人如果灵魂是清白的，
他衣服上偶然沾来的几个斑点，
终会在时间之流中涤去。



望乡的牧神

余光中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望乡的牧神 / 余光中著. — 北京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12
ISBN 978-7-5125-0634-3

I. ①望… II. ①余… III. ①集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7816号

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天津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著作权登记号: 01-2013-8643

望乡的牧神

作 者 余光中
责任编辑 李 璞 任 杰
特约编辑 曹福双
美术编辑 睿佳工作室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70mm×1230mm 32开
8印张 150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634-3
定 价 26.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壮游与雄心

——《望乡的牧神》新版序

《望乡的牧神》上承《逍遥游》，下启《焚鹤人》与《听听那冷雨》，是我壮年的代表作。里面的二十四篇文章，有的抒情，有的评论，都写于1966至1968年间，后脚还在壮岁，前脚却将踏进中年。岁月的重压已开始感到沧桑。书中的前五篇抒情散文，因为我刚从美国回台，仍然沉浸在新大陆的生动记忆之中，一时还难以把心收回这岛上。但毕竟有了沧桑，较近的新大陆之忆的背后，时隐时现，看得见更远的，更难忘的，旧大陆的回忆。

对于三十八九岁了，又回到岛上的我，大陆的回忆也有了层次，添了纵深。新大陆浩阔的空间令我联想到旧大陆茫茫的天地，但后者已远，只余下故国神游，而前者在心中似乎仍有视觉暂留，尾声袅袅，一时间挥之不去。从《唛呵西部》到《地图》，五篇新大陆的江湖行，字里行间仍有我当日的车尘轮印，印证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寞心情。尤其是前面的四篇，篇幅都不短，却都写

于1966年的9月和10月间，前后不过五个星期，而回台只有一个多月。这么密集的多产，足证我的美国经验有多索心。

至于后面的十九篇评论，有正论也有杂文，有些是检讨现代文学的成败，有些则是重认古典文学的特色与价值，见证我正走到现代与古典的十字路口，准备为自己的回归与前途重绘地图。一生文学之旅，最初我从诗歌出发，再沿诗途进入散文，终于探入评论，所以我的散文里有诗，而评论里也含了散文，可谓一以贯之。本书《从“二房东”说起》一文，说到连散文都写不清楚的作者，绝无资格做批评家：“文字，是文学这一行的基本工具。连工具都拿不稳，手艺可想而知。一个文字粗鄙的批评家，正如一个衣衫褴褛的裁缝那样，不能赢得我们的信任。”裁缝的比喻，正是散文家更是诗人的当行本色。评论文章不必自绝于抒情的风格：高妙的评论可以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学问往往是笨重无趣的，见解才有个性与胆识，见解加上想象，就更动人。

当年我写《望乡的牧神》里这些文章，正值“文革”开始，风雨初来，行见神州沉沦，斯文扫地。隔了一湾浅浅的海峡，缪思得以幸免偏安。左派人士嘲笑台湾的作家孤悬一岛，格局蹇促，自外于革命之主流，落伍极矣。我在政大的高足温健骊甚至崇拜浩然，决定研究《金光大道》充他留美的博士论文，并且在“吾更爱真理”的大义之下，再三向我讽谏，不要自外于进步的主流。幸好我不相信那一套左道，竟在《六千个日子》一文中说：“目前，我们的创作受了政治现势的影响，似乎局限于台港的两千万可能读者，那气象，只堪比拟荷

兰及比利时。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七万万个中国人都可能是我们的读者。政治上的委屈只是暂时，但一个民族的文学是永恒的。”

这一段自勉自慰的大话，在1967年说来似乎螳臂当车，自不量力，在左派人士看来，当然更可笑了。但是四十年后，我在大陆出书已经超过二十本，而《乡愁》、《等你，在雨中》、《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十几篇诗文作品，也早已收入大学与各级中小学的课本，流传极广。我的大话并未虚发。

《望乡的牧神》于1974年由纯文学出版社初版，到1986年已经十二版。可惜后来林海音女士不再经营，大大方方把版权通通还给了众多作者。二十多年后，迄未再版的此书，终于由九歌推出这本新版，并经我亲自校对，修正了几处。在新版问世的前夕，我深深怀念旧版的慈爱裸母海音女士。

书名的出处有点曲折。英国大诗人米尔顿年轻时为溺海夭亡的剑桥同学金爱华（Edward King）写过一首悼诗，名为《李西达斯》（*Lycidas*）。诗末米尔顿为溺者招魂，唤他莫漂流海外，应回望故乡。那一句的原文是：Look homeward, Angel. 后来美国小说家汤玛斯·伍尔夫（Thomas Wolfe）曾用作他名著《望乡天使》的书名。米尔顿此诗乃英语四大悼诗之冠，招魂一段之美丽与哀愁不下于楚辞，最合我当年旅美的心情，因借用以名吾书。

目 录

咦呵西部	001
南太基	019
登楼赋	031
望乡的牧神	039
地 图	056
谁是大诗人？	065
论二房东批评家	077
阿拉伯的劳伦斯	083
劳伦斯和现代诗人	090
老得好漂亮	096
——向大器晚成的叶芝致敬	
六千个日子	106
从“二房东”说起	122
岂有哑巴缪思？	131

从经验到文字	142
——略述诗的综合性	
现代诗的名与实	147
梁翁传莎翁	157
中国古典诗的句法	164
在中国的土壤上	175
中西文学之比较	184
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	201
玻璃迷宫	206
——论方旗诗集《哀歌二三》	
震耳欲聋的寂静	219
——重读方莘的《膜拜》	
盖棺不定论	232
喂，你是哪一派？	239
后记	245

唵呵西部

1

一过密苏里河，内布拉斯卡便摊开它全部的浩瀚，向你。坦坦荡荡的大平原，至阔，至远，永不收卷的一幅地图。唵呵西部。唵呵唵呵唵——呵——我们在车里吆喝起来。是啊，这就是西部了。超越落矶山之前，整幅内布拉斯卡是我们的跑道。唵呵西部。昨天量爱奥华的广漠，今天再量内布拉斯卡的空旷。

芝加哥在背后，矮下去，摩天楼群在背后。旧金山终会在车前崛起，可兑现的预言。7月，这是。太阳打锣太阳擂鼓的7月。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从此地喊到落矶山那边。穿过印第安人的传说，一连五天，我们朝西奔驰，踮着篷车的陈迹。唵呵西部。滚滚的车轮追赶滚滚的日轮。日轮更快，旭日的金黄滚成午日的白热滚成落日的满地红。唵呵西部。美利坚大陆的体魄裸露着。如果你嗜好平原，这里有巨幅巨幅的空间，任你伸展，任你射出眺望像亚帕奇的

标枪手，抖开浑圆浑圆的地平线像马背的牧人。如果你瘾在山岳，如果你是崇石狂的患者米颠，科罗拉多有成亿成兆的岩石，任你一一跪拜。如果你什么也不要，你说，你仍可拥有犹他连接内瓦达的沙漠，在什么也没有的天空下，看什么也没有发生在什么也没有之上。如果你什么也不要，要饥饿你的眼睛。

噢呵西部，多辽阔的名字。一过密苏里河，所有的车辆全撒起野来，奔成嗜风沙的豹群。直而且宽而且平的超级国道，莫遮拦地伸向地平，引诱人超速、超车。大伙儿施展出七十五、八十英里的全速。霎霎眼，几条豹子已经窜向前面，首尾相衔，正抖擞精神，在超重吨卡车的犀牛队。我们的白豹追上去，猛烈地扑食公路。远处的风景向两侧闪避。近处的风景，躲不及的，反向挡风玻璃迎面泼过来，溅你一脸的草香和绿。

风，不舍昼夜的刮着，一见日头，便刮得更烈，更热。几百英里的草原在风中在蒸腾的暑气中晃动如波涛。风从落矶山上扑来，时速三十英里，我们向落矶山扑去。风挤车，车挤风。互不相让，车与风都发脾气地啸着。虽是7月的天气，拧开通风的三角窗，风就尖啸着灌进窗来，呵得你两腋翼然。

霎眼间，豹群早已吞噬了好几英里，将气喘咻咻的犀牛队丢得老远。于是豹群展开同类的追逐，维持高速兼长途的马拉松。底特律产的现代兽群，都有很动听的名字。340马力的凯迪拉克，356马力的科维持，以及绰号野马的麦士坦以及其他，在摩天楼围成的

峡谷中憋住的一腔闷气，此时，全部吐尽，在地旷人稀的西部，施出缩地术来。一时圆颅般的草原上，孤立的矮树丛和偶然的红屋，在两侧的玻璃窗外，霍霍逝去，向后滑行，终于在反光镜中缩至无形。只剩下右前方的一座远丘，在大撤退的逆流中作顽固的屹立。最后，连那座顽固也放弃了追赶，绿底白字的路标，渐行渐稀。

“看看地图，我们到了哪里？”

“刚才的路标怎么说？”

“Arlington。”

“那就快到Fremont了。”

“今天我们已经开了一百七八十英里了。”

“今晚究竟要在哪里过夜呢？”

“你看看地图吧。开得到North Platte吗？”

“开不到。绝对开不到。”

“那至少要开到 Grand Island。今天开不到大岛，明天就到不了丹佛。你累不累？”

“还好。坐惯了长途，就不累了。”

“是啊，一个人的肌肉是可以训练的，譬如背肌。习惯了之后，不一次一口气开个三四百英里，还不过瘾呢。不过一个人开车，就是太寂寞。你来了以后，长途就不那么可怕了。以前，一个人开长途，会想到一生的事情。抗战的事情，小时候的事情。开得愈快，想得愈远。想累了就唱歌，唱厌了就吟唐诗，吟完了又想。

有时候，扭开收音机听一会。还有一次，就幻想你坐在我右边，向你独语，从 Ohio 一直嘀咕到 Pennsylvania……”

“怪不得我在家里耳朵常发烧。”

“算了，还讲风凉话！你们在国内，日子过得快。在国外，有时候一个下午比一辈子还长。”

“太阳又偏西了，晒得好热。”

“其实车外蛮凉的。不信你摸玻璃。”

“真的哪。再说热，还是比台湾凉快。”

“那当然了。你等到9月看，早晚冷得你要命，有时候还要穿大衣。”

“听说旧金山7月也很凉快。”

“旧金山最热最热也不过七十多度。”

“真的啊？我们到旧金山还有好多路？”

“我想想看。呃——大概还有，从 Grand Island 去，大概还有一千——不忙，有人要超车。这小子，开得好快，我们已经七十五了，他至少有八十五英里。你说，这是什么车？”

“——Mustang。”

“Thunderbird。你不看，比野马长多了。从大岛去旧金山，我想，至少至少，还有一千五百多英里，就是说，还有两千五六百公里。”

“那好远。还要开几天？”

“不耽搁的话，嗯，五天吧。不过——你知道吧，从芝加哥到旧金山，在中国，差不多等于汉口到哈密了。在大陆的时候，这样的长途简直不能想象——”

“绝对不可能！”

“小时候，听到什么新疆、青海，一辈子也不要想去啊。在美国，连开五六天车就到了。哪，譬如内布拉斯卡，不说有甘肃长，至少也有绥远那么大，拼命开它一天，还不是过了。美国的公路真是——将来回国，我最怀念的，就是这种superhighway——”

“小心！对面在超车！”

“该死的家伙！莫名其妙！这么近还要超车，命都不要了！我真应该按他喇叭的！”

“真是危险！”

“可不是！差一点回不了厦门街。真是可恶。有一次在纽约——”

“好热哟，太阳正射在身上。”

“我们去Fremont歇一歇吧。”

“也好。”

2

7月的太阳，西晒特别长。在佛里芒特吃罢晚餐，又去一家电影院避暑。再出来时，落日犹曳着满地的霞光，逡巡在大草原的边

缘。再上路时，已经快九点了。不久暮色四合，旷野上，只剩下我们的一辆车，独闯万亩的苍茫。捻亮车首灯，一片光扑过去，推开三百英尺的昏黑。小道奇轻快地向前窜着，不闻声息，除了车辆卷地，以及小昆虫偶或扑打玻璃的微响。毕竟这是7月之夜，暑气未退的草原上，有几亿的小生命在鼓动翅膀？不到十五分钟，迎着车灯扑来的蚊蚋、甲虫及其他，已经血浆飞溅，陈尸在挡风玻璃上，密密麻麻地，到严重妨碍视域的程度。而新的殉光者，仍不断地拼死扑来。即使喷洒洗涤剂且开动扫雨器，仍不能把虫尸们扫净。普拉特河静静地向东流，去赴边境上，密苏里河的约会。我们沿普拉特河西驶，向分水岭下的河源。内布拉斯卡之夜在车窗外酿造更浓的不透明，且拌着草香与树的鼾息与泥土的鸡尾酒。我们在桑德堡的无韵诗里无声地前进。美利坚在我们的四周做梦。隔了很久，才会遇见东行的车辆，迎面驶来。两个陌生人同时减低首灯的强光，算是交换一个沉默的哈啰。但一瞬间，便朝相反的方向，投入相同的夜，不分州界，也不分国界的黑天鹅绒之夜了。

3

大岛之后是丹佛，丹佛之后便是落矶山了。

丹佛，芝加哥和西海岸间唯一的大城，落矶山天栈的入口，西部大英雄水牛比尔埋骨之地。昔日篷车队扬尘的红土驿道，铺上了

柏油，文明便疾驶而来，疾驶而去。

噢呵西部。我们也是疾驰而来的远游客啊，骑的不是英雄的白驹，是底特律种的白色道奇。饶是底特律种的145马力的白兽或雪豹，上了落矶大山，一样得小心翼翼，减速蛇行。于是内布拉斯卡的阳关大道，蜿蜒成一盘接一盘的忍耐和惊险。方向盘也是一种轮盘，赌下一个急转弯的凶吉。现代的车队，紧跟着一辆二十轮的铝壳大卡车，形成一条长长的蜈蚣。如果有谁冒冒失失要超车，千仞下，将有一个黑酋长在等他，名字叫死亡。出了丹佛才二三十英里，7月便赖在底下的红土高原，不肯追上来了。绰号“一里高城”的丹佛，仍在八十多度中喘气。到了情关（Love land Pass），气温骤降二十多度，现代的骑士们，在峭达一万两千英尺的情土上，皆寒心而颤抖起来。车队在雪线上走钢索，左倾不得，右倾也不得。绕过左边的石壁，视域豁豁敞开，一万四千英尺的雪峰群赫赫在望。左面是艾文思山和更高的格雷峰，右面是哈加峰和奇诡的赤峰。森严的气象当顶盖下，扞不到撑不开的皑皑压迫着黧黧与黛青，凜凜俯视我们。万籁在下，火炎炎的酷暑在下。但此地孤峻而冷，矗一座冬之塔。即使全世界在下面齐呼，说夏天来了啊太阳在平原上虐待我们啊怎么你们还是在旁观，你以为哈加峰会扔一粒松子下去，为他们遮阴？事实上，过了情关，世界便关在脚底，冥冥不可闻了。面对聋哑的山岳如狱，呼吸困难，分不清因为空气稀薄，或是一口气吸不进全部的磅礴。睫毛太纤细，怎么挑得起这些沉甸的雄奇？

因为这是落矶大山，最最有名的岩石集团。群峰横行，挤成千排交错的狼牙，咬缺八九州的天空。郁郁垒垒，千百兆吨的花岗岩片麻岩，自阿拉斯加自加拿大西境滚滚而来，龙脉参差，自冰河期自火山的记忆而来，有一只手说，好吧，就在此地，于是就劈出科罗拉多州，削成大半个西部。因为这是落矶大山，北美洲的背脊，一切江河的父亲。大陆的分水岭，派遣江河向东海岸向西海岸远征，且分割气候，屏障成迟到的上午和早来的黄昏。因为这是落矶大山，年富而且男性，鼠蹊下，正繁殖热烘烘的黄铜与金。而且，也没有任何剃刀，敢站起来说，它可以为他剃须。

但如果米芾当真要创一个拜石教，我倒要建议他不忙在此地设庙了。情关南北，一万四千英尺的高峰交臂叠肩，怕不有数十座，但山势连绵，苍茫一体，这翠连环好难拆。至于奇峰崛起，或是无端端地数石耸然对立，或是从天外凭空插下一柄巨石若斧，或是毫无借口地从平地长出一根顽石如笋，或是谁莫名其妙切出一整幅的绝壁像切蛋糕，怎么说也不能令人相信，那真是要好怪有好怪——至于这种奇迹，我说，就要过了大分水岭，才朝拜得到了。

科罗拉多西陲，峙立犹他州入口附近，悍然俯瞰大站城（Grand Junction）的不毛石山，便是这种奇迹之一。蟠蛟走蟒，饿成爪形的山系，水浸风吹，凿成体魄慑人的雕塑巨构，在平旷的科罗拉多河域上，供数十英里的峥嵘。那气象，全看你怎样去赞叹。欲观其实，则你看见峻峭竞起的连嶂之上有连嶂。欲观其虚，则连嶂阻

隔，形成好深邃好险峭的峡谷。寸草不生的巨幅绝壁上，露出层次判然的地质年代，造石的纹路切得好整齐。氧化铁的砂岩，在湿度近零能见度至远的高原气候里，迎着灿亮但不燥闷的阳光，幌动黄褐欲赤的面容。阔大的肃穆并列着，如一页页公开的史前秘密，恐怕连印第安的老祭师也读不出什么暗示。但表情笨拙的岩石，反而令你感到单纯的温暖和亲切。

车在百折的危崖边继续爬行，大气稀薄的高亢之上，引擎温度可忧地在上升。每每转过一个峰头，停在长且宽的峡谷尽处。两个石壁砉然推开如门，一时平原在门外向你匍匐，几个郡伏在你脚下，霎那，你是神。你是米南宫，你面石而坐，坐众石之间。即使红蕃摇旄挥戈鼓声盈耳来追你，米南宫，你也舍不得走了。

至于岩石们自己，应该是无所谓的。面容古朴而迟钝，不悲，不喜，如一系列列红人酋长僵坐在那里，在思索一些脑力不能负担的玄学，就这样以相同的沉默接受太阳，接受风雨和一切。高原上，石的哑剧永远在演出，很少观众，也很难见到什么动作。只要太阳有耐性看下去，我想，他们一时还不会就结束。但是我们也不必担心了，米芾。

4

滚下落矶山的西坡，就卷起了大半个科罗拉多州了。绝对有毒